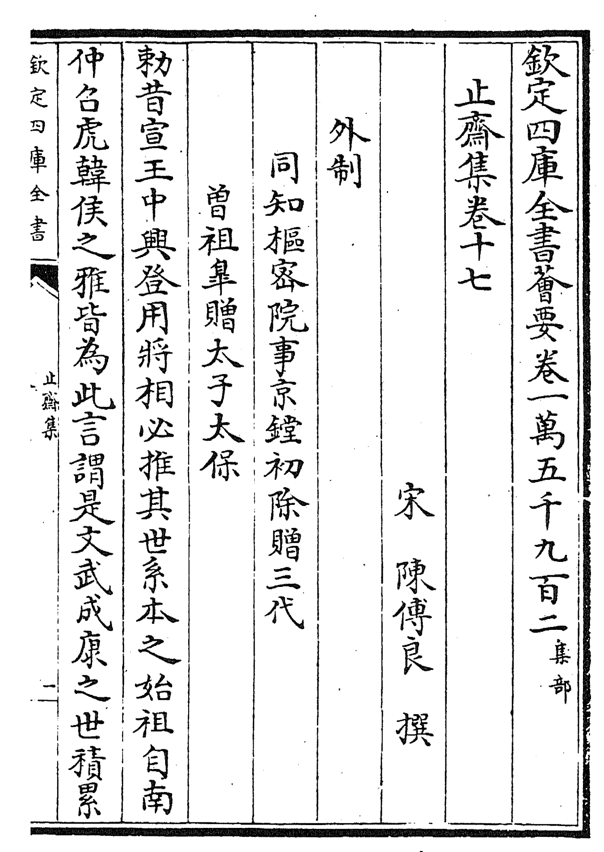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二　集部

止齋集卷十七

宋　陳傅良　撰

外制

同知樞密院事京鏜初除贈三代

曾祖臯贈太子太保

勑昔宣王中興登用將相必推其世系本之始祖自南仲名虎韓侯之雅皆為此言謂是文武成康之世積累

致然而非一日之故也具官某故曾祖某躬行對於古人鄉譽高於月旦而懷道不試有識惜之爰及曾孫遂生賢佐夷考其世則朕之得人所自來遠原始根本可獨愧於周乎追錫宮保視儀孤卿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曾祖母某氏贈郡夫人

勑周之公孤並建五廟以君夫人祔焉而世世享亦惟羣臣能有功於國者必有助於其家者也具官某故曾

祖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躬備勤勞以詔婦子而生無從爵之榮歿不得與於共牢之享天命弗僣是生曾孫為吾輔臣以翊樞筦朕循周制寵綏爾夫申錫郡封視古命婦用賁幽宅亦足以報可

祖德用贈太子少傅

勅成王之雅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盖言周之得人繇文王以來世家之所由生也具官某故祖某克承其緒以紹前聞因

之以共儉加之以惠和至于生孫偉然人望佐我宥府海内晏然揆諸周人寅念祖烈及其世家則爾劭躬熹後可無褒典以慰居往命之儲傳於禮固宜可

祖母

勅朕既純用周政廣恩錫類以褒大吾輔臣之世則燕及閨門宜有追命使之匹休具官某故祖母某氏儀于前人益謹内則載篤其慶萃于闡孫方周盛時公侯皆君子也而風人本之袵席以為德在鵲巢功在采蘩也

我儀爾祖克大其後用見家政庶幾名南為君夫人斯禮之稱可

父

勑為吾股肱之臣褒及三世而況禰廟予周公拜前魯公拜後亦周道也顧今九原已不可作此憫章之所由起輿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德積於身而位不過八品行修於家而功業不見於世過庭之訓施於嗣人而資父之忠簡在烈祖肆朕纘緒擢為樞臣天下賴之繄爾之

訓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不有申錫非所以為積行種徳者勸也爰考古誼爵為公師其始自今不一而足可

母

勅朕既本之經誼為卿大夫崇報禰廟以侈教忠之報則母氏與享以次寵綏使之迆休亦古道也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來自名門作配君子是生賢嗣蔚為樞臣譽在薦紳功在清廟夫雞鳴警戒之道不篤則一經之

教不嚴蘋藻不共則甘旨不謹爾鏜何以能移孝爲忠也因其舊號益以新封雖曰彝章亦足用勸可

工部尚書趙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恩數依執政某月十八日

敕維我烈祖作新同姓使與天下寒士共趨功名之會蓋一時興起蔚然多名卿大夫矣朕方相其魁傑而次第用之以昭我烈祖作人之盛具官某奮自儒科積有民譽蓋拔膏粱之習而獨清修苦節甚於布衣豈惟不

以高帝子孫自居而謙謙唯謹不敢遺於僮僕也肆朕嗣服而忠勞見於大節之際㝠考周漢同姓有幾則朕將何以對揚烈祖之意昔周人叙康王之事而孜孜於仲山南宫毛漢録代來之功而顔獨後朱虚之賞二代治効醇疵與其俗薄厚於是乎見是用極之以祕殿之隆名申之以丞轄之異數分鼇留都增大食采凡所以尊寵卿至矣尚其懋哉毋忘忠報可

右正言黄度乞祠禄差主管沖佑觀

敕具官某昔者汲黯薄淮陽而願備左右拾遺補過盖天下不以黯為懐寵而咎漢武之不容直士也姑蘇近輔朕重其敀以爾度懐材厲操濟以恵和是用輟從諫省以重北門而不屑就若爾度有汲直之風矣無乃使朕似漢武予從欲奉祠固非朕意毋為考槃永失弗告則予汝懐可

考功郎官王聞詩覃恩轉官

敕具官某朕方罷祠而爾適歸留之郎闈以濟世美縁

恩進秩又率舊章視漢賈生名對宣室而不見用爾不謂之遭時乎可

知寧國府木待問除煥章閣待制

敕朕方隆孝治聽言慈扆昔者所進令誰在乎將第其功而何舊學越在外服也具官某蚤以摛筆簡在烈祖晩而勸講眷於上皇胡然江湖荏苒歲月一時輩行迭為三事而猶紆宣城之組乎自魁多士及班從官於今守宣事久論定而又遭世不淑克究爾心活瘠起羸閭

郡見德朕覽奏計益嘉賢勞次對西清我有異數一朝

酬之誰曰不可可

尚書吏部員外郎李季友除右司員外郎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

言有章爾其似之輟從郎闈來掾宰事蓋將試可以究

爾能尚其懋哉毋曰序進可

韓彦直致仕

敕三朝法從方欽企於告猷奕世賢勞何遽聞於謝事

姑惟從欲盍亦疏恩具官某顯允材猷懋昭聲聞以雲
臺功臣之後奮自儒科以壁水寒畯之交明於世務踐
更中外嘗試險夷投之於撥煩而咸宜强之以易武而
不愠至於歸休殊館殆遺簪紱之榮論次本朝雅有簡
編之樂肆予初政懷此舊人屬抱沉痾竟安居里亟頒
新渥猶阻侍朝覽奏牘之所陳想拖紳之何及晚節末
路固莫奪於忱辭故國世臣尚益綏於壽嘏於焉增秩
抑又念功可

四川制置使奏辟知敘州慶符縣謝辛討捕叛

夷有勞身死特贈

敕具官以攝官而冐萬死以保縣而奏膚公有臣如此

而無位無年可為嘆惜也追錫一秩寄於異恩以慰沉

冥且勸來者可

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知池州

敕故事以待制而上官典於大州大抵以望郡多宿兵

耳朕方以此意擇牧敢輕授予具官其奮於書生而為

才大夫肆我烈祖簡在法從代言掖垣宣敕瑣闥議論風指聳聞一時蓋薦紳翕然以為落筆妙天下也晚領名藩屢聞最課夫鄂渚池陽今江湖重兵處也萬竈與民居相錯而介士往往不樂於文吏朕即已試自鄂徙池爾其深知托重之意而不厭薄以是為煩調護也而非苟易置則予汝嘉可

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新知建康府趙彥逾改除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

敕分閫於外蜀為專宿師於邊蜀為重欲省賦以裕民
又蜀為急而比年謀帥多輟從臣朕擇其人班在丞轄
尤所以加惠蜀也具官某廉足以律百吏之貪靜足以
應多故之變簡在兩朝績用甚茂至於試之撥煩而無
難辭居之絶遠而無慍色又何其過人也羽儀禁涂物
望愈偉肆朕嗣服益見忠操引以自近宜在本朝朕亦
惟自昔功業之臣一視中外鄭武相周義和就國鄭侯
當軸平陽徂齊以卿一意首公無有遐邇其為朕崎嶇

萬里以寬西顧豈顧介然於懷歟昔在神考亦强趙抃而今朕所以煩卿又自有意噫周以宗强苟不居中必為二伯此王道也非朕所以煩卿之意乎式遄其歸日月可冀可

新除江東提刑陳公亮除福建轉運副使

敕具官某凡持橐内之節往往雅意本朝也爾詳刑于郊風績甚茂簡在慈扆行且遄歸而秉心無競固自列郤將輸江表亦非其好我圖爾居莫如閩部會使者易

地爰改畀爾其為朕通八郡之鹽筴以紓吾民則朕以懌可

趙湙補官

敕具官某歷學不精占天者病之爾以家傳蓋究其術自吾賢士大夫亟稱焉取諸右階使為保章氏其與疇人訂正疏畧以成吾敬授人時之志可

潛邸有勞轉官

敕具官某朕第疇潛邸之勞雖小臣不忍遺而亦不敢

私也以爾歷年彌久庸進二階其尚靖共毋曰倖得可

薛登降兩官

敕具官某古之人重請而況違三尺以請乎違三尺以請且不可又以不得志焉而咎所從請之人宜鐫兩階以警貪昌可

骨舜輔隨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田程循修職郎

敕具官某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嘗隷使事

與於驅馳爰進一階且書於籍為賞亦不薄矣可

趙公介知舒州

敕具官某龍舒於淮為名郡擇守往往皆名流也爾所試吏雅有治稱蓋薦紳翕然以為通才爰付此土以究爾能尚其懋哉以圖報効可

趙譽知嘉定府

敕具官某爾以蜀之人望之予而典州有治行是用明陟畀爾潛藩矧嘗為别駕民謳謌然於焉分符可謂衆

允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益茂乃績無忝所生可

淮西提舉張同之磨勘合轉一官乞回授封母敕具官某以年勞增秩其在功令會計至纖悉也而爾同之固請貤恩於母是足以發明人子之心矣詩不云乎是用作歌將母來諗此周所以勞使臣也爾方馳驅淮甸勞來安集吾民則朕豈有愛於此哉可

朝奉大夫江東提舉陳士楚除吏部郎官　九月二十

一
日

敕具官某爾以舊學之臣持節行郡且滿歲矣趣歸郎省以慰永懷經說一編尤在藏史朕方資之潤色初政無言不酬將有殊渥可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猺寇有勞特除直煥章閣

敕具官某有以書生而可以即戎是不謂之長才歟爾其嘗有位於朝矣介在下僚無以著見試之劇郡談笑

而理越持湖節遂克猺寇誅得如數十輩萬物吐氣非爾之謂乎寓直延閣姑以勸功置諸周行誰曰不可可

汪楚材王圭收捕猺寇特轉三官

敕具官某猺人犯邊爾以户掾攝機幕王圭云爾以彊吏能帥其旅不日克之有司差其獲級宜進三階悉以界汝以勸果毅可

知宜州沙世堅收捕猺寇有勞特轉團練使

敕具官某爾威名著於嶺南薦紳能言之比擢自遠服

改畀郡符而桂林之奏牘始至日者討平猺人爾功居多朕益壯之粤自剌州寵以戎團之峻賞不踰時吾豈愛此義不辭難汝將安報乎可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 九月二十七日

敕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聯教事於其間宜得名士爾簡蚤有賢譽不求聞達徒勞縣章益務持養是以不俟滿歲俾長胄子豈惟諸生又以為善類勸也可

廣西提刑胡長卿除廣西路轉運判官主管沖
佑觀張玠除廣西提刑
敕具官某嶺南去朝廷遠而民困於鹽筴之斆易枉於
訟鉐之偏聽朕惻然念之為擇膚使以爾長卿嘗司臬
事晉之輸漕以爾玠嘗持湖節俾之詳刑其各為朕布
宣德意以惠遠氓則朕以懌可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璹並除太學博士　九月
二十七日

勑具官某朕新嗣服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
則聯教事於其間亦盍序進矣爾希點爾璹俱以名勝
來掌學士之版譽處藹然也晉之講席發明經意僉曰
汝宜則朕以懌可

秘書省正字李璧除校書郎九月二十九日

勑具官某詩不云乎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以
爾先人文墨議論之選而垂名千載但見於史筆宜爾
之能嗣其業也校讐冊府益博爾文鴻漸之序於是焉

始可

主管架閣文字陳武除國子正戴溪除太學録

並十月一日

敕具官某朕方崇長學校所以加惠諸生甚渥也則聠教事於其間宜得名士爾溪爾武皆以經行教授於鄉從游之屨滿戶外也凡學之胄子與國俊造爾其為我糾治校數之益自著見以須明陟可

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彦逾贈三代

曾祖少師崇國公謚清簡加贈太傅

敕朕閲宗人之牒蓋追錫其祖父尊寵多矣未有子孫以功名著見致位丞轄而後及此者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雖在天族猶寒畯也克世其家濟以清約易名之謚同姓蓋鮮是豈苟得之哉迺生曾孫簡在法從肆朕嗣服厥功甚茂於是度越凡例及於異恩而爾亦自三孤晉陞帝傅其視宗牒不有光乎可

曾祖母崇國夫人某氏加贈某國夫人

敕婦德為難而宗婦尤難其人也朕觀詩人之誦賢婦於諸姬獨稱魯衛豈不謂之難歟具官某曾祖母具位某氏出於名門作配崇國潔純自持動有軌度假使生周之時則衛姜魯母之倫矣侑食於崇於禮為稱晉封大國又以聞孫凡爾宗婦視此用勸可

祖某加贈太子太傅

敕朕觀漢宗室以恩澤侯且王者何限曾不長久往往國除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古人所以歎息也具官某故

祖具官某以崇國之子益自好修克勤克順以詒厥後至於孫子遂為榦臣而朕亦追錄其種德之功為之美報粤自右階亟躋宮傳其視漢王侯自著浸微何相絕也尚克有知足以自慰可

祖母淑人某氏贈某郡夫人

敕詩不云乎藝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況得才而用之而不錄其所自生非詩教也具官某故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覃及其孫迺生才美周人作

頌祖妣攸同蓋未有不獲助於其内而收効於其後者

粤自命婦疏以郡封為君夫人實應經誼可

父某加贈太子少師

敕自帝傅以來於是三葉而義方之教何其獨隆也具

官某故父具官某以王公之胄而有士大夫之習非無

富貴之階而宦不達也集善為祥聿生賢子清名特操

庶幾儀休其視漢儒不以籯金而以一經不以駟馬而

以隂德殆無愧焉寵之宫師雖曰褒典非以為生盖德

之稱可

妻淑人某氏贈某郡夫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勸以義勉以正皆室家也我有近臣致位丞弼顧其內助晚不同休可無愍章以賁泉壤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儀於前人克濟其美遂相夫子曳履從班夫與之處約於鷄鳴盥櫛之初而不與之處樂於象服委蛇之後儻微追錫得無若汝水之墳南山之側遭世不淑詠歌辛苦者乎粤自命婦疏以郡封爾其

享哉永祔姑室可

龍圖閣待制知潼川府閻蒼舒除煥章閣直學

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敕朕新嗣服有懷耆俊庶幾聞而作興曰盍歸乎來而何遽以賢勞欲解州組不顧乎具官某材猷出於輩學議論近於前聞蚤陪禁路邁往不羣而晚為岳牧又何其豈弟也竟上懇章將就居里六閣通班莫髙於學士殊庭均逸莫便於外祠申錫命書勉從所欲毋為考槃

永矢弗告此朕之所以圖於卿也可

知成州宇文子震知潼川府

敕具官某以吾臺閣之臣而淹恤之久僅起為州又絶遠外此士論所甚欝欝也潼於所部為東西蜀地望甚重畀爾州組庶究爾能益輯外庸嗣有褒異可

新知真州權安節除利州路轉運判官朝奉大夫徐枏除廣東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夫持節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

然周以下士漢纔秩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宜何以圖報乎爾安節尚懷郡章爾耕嘗有朝蹟會擇遠使僉曰汝堪此周漢意也安節誠以其惠清江之民者將漕於蜀部耕誠以其惠零陵之民者將漕於嶺表調度不煩抑揚無阿是足以歸報矣可

司農寺丞李大異除夔州路轉運判官十月二十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纔秩六百石何歟豈非擇英俊之在下僚

者試可之乎爾大異嘗以文藝得雋春官蓋輩學往往
膴仕而方抱槧修書徒勞州縣之間也晚綴班行又寂
平進若爾者是足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出節矣將漕
夔門布宣德意自今以始庸究爾能可

籍田令費士寅除太學博士 十月二十日

敕具官某以西州之彥嘗先闔郡策名春官日來造朝
風度醞籍東州士樂與羣居也猶爲籍人未足著見分
以横經之席往哉汝諧可

武學諭黃褒然除武學博士主管架閣文字蔣來叟除武學諭並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等右學猶左學也朕既妙選凡掌東學之士則右學可以次舉矣以爾褒然晉都講席爾來叟聯教事於其間經武緯文於穆士論不亦可乎可

知信州石畫問除司封郎官淮西提舉張同之轉一官再任

敕具官某等荒政十二著於周官苟非其人是徒法也

爾晝問以郡太守同之以州刺史當歳不淑克究爾心使境内無菜色計書來上朕甚嘉之誠得監牧如二人者布之海内吾民其蘇矣乎書勞進秩宜見褒異至如晝問訖事遄歸郎省同之善後因任使華朕意攸屬無有内外可

軍器監主簿王恬除司農寺丞將作監主簿劉三傑除太府寺丞 並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等列寺丞非所以見才也以令仕版徒勞州

縣蓋未嘗有一日朝蹟者而校數之則是亦足以致身矣爾恬爾三傑非嘗淹恤於州縣者歟頃因揚簿正二監令以恬丞大農三傑丞外府豈足見汝才哉尚務靖共以須器使可

主管官告院李孟傳除將作監主簿幹辦諸司糧料院張震除軍器監主簿　並十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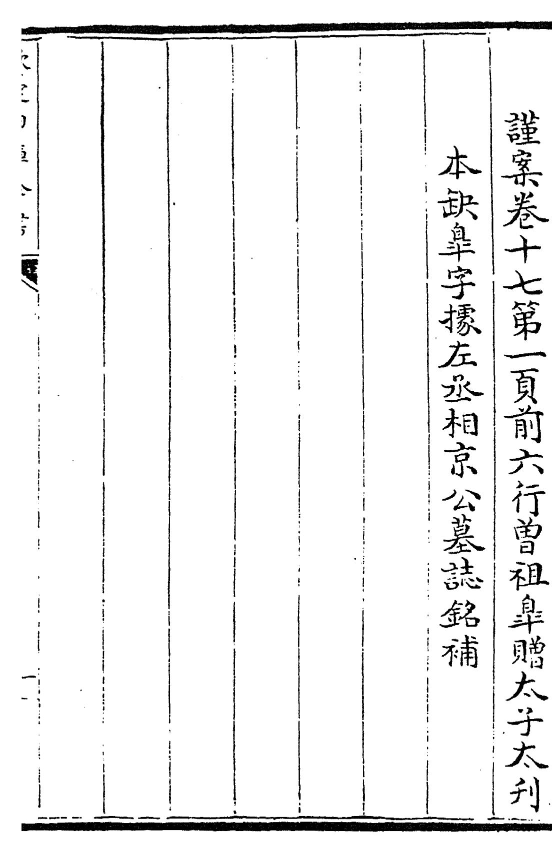
敕具官某等二監於百官事為簡簿正之職於監事益簡有以好修不務競趨者居之斯不謂稱乎爾孟傳震

無以為序進而不加勉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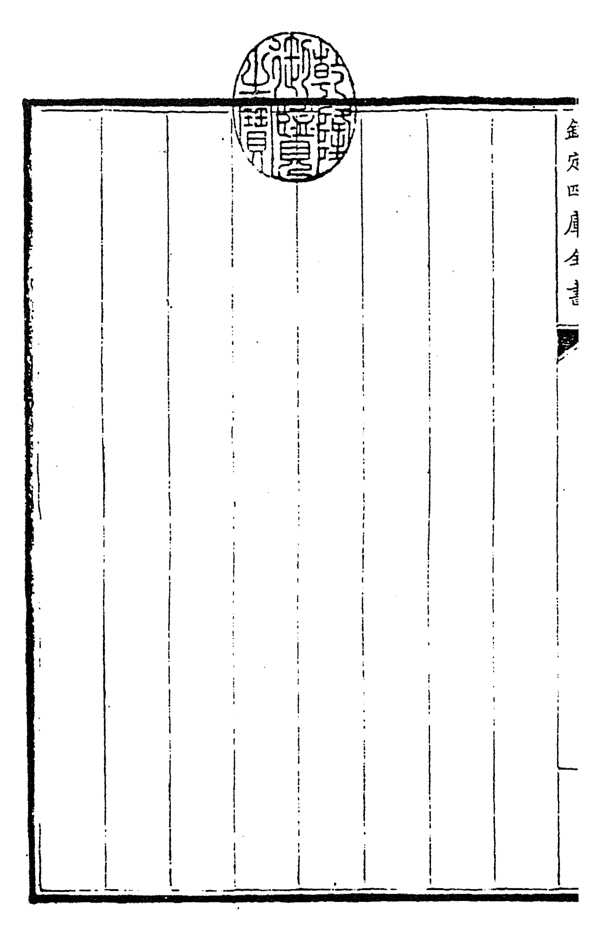
浙西提舉鄭公顯改除湖南提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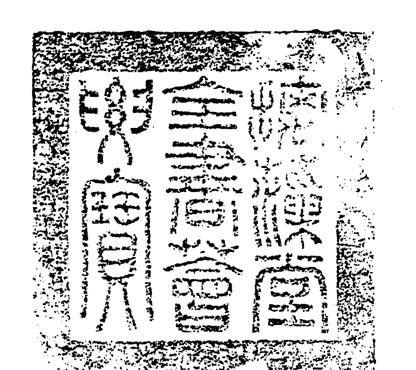
敕具官其漢三互之禁吾本朝莫之行也至士大夫以嫌自言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公顯持褏内之節風指凜然而以司憲姻黨雅不欲聯事也懇章來上易汝湖湘姑徇爾懷毋曰胥遠可

止齋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七第一頁前六行曾祖皐贈太子太刋本缺皐字據左丞相京公墓誌銘補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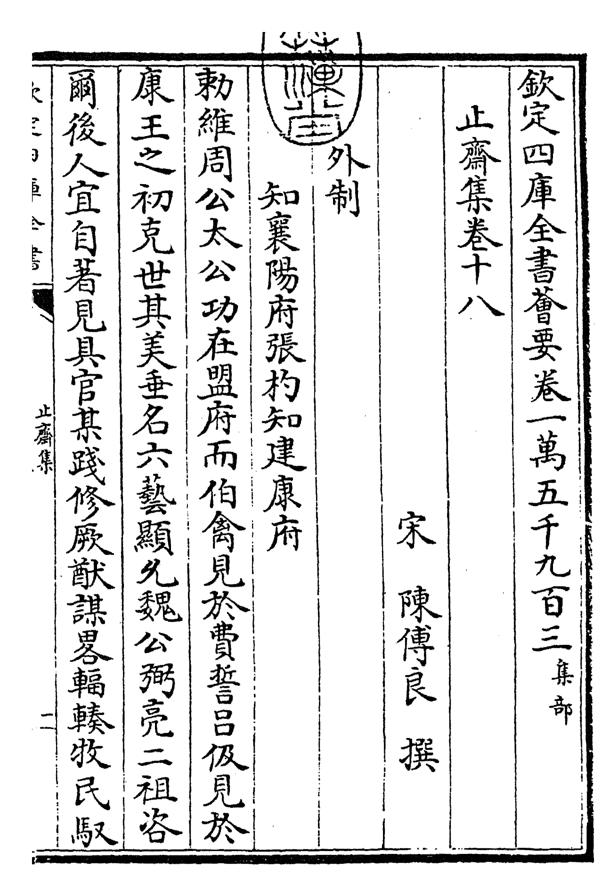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葉　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止齋集卷十八

宋 陳傅良 撰

外制

知襄陽府張杓知建康府

勑維周公太公功在盟府而伯禽見於費誓吕伋見於康王之初克世其美垂名六藝顯允魏公弼亮二祖咨爾後人宜自著見具官某踐修厥猷謀畧輻輳牧民馭

士何鄉不可內史摘發文昌論思績用甚茂稱者不容口也備邊襄州隱若敵國太上酬勞欲徙秣陵而未果肆朕嗣服爰咨分閫托重留鑰莫如爾宜且夫金陵魏公之所經畧也元勲大節賫志未就歷年於此胡能嗣之文事武備兼修者何術內寧外憂長慮者何事其究爾心以圖忠報豈惟先正將二祖亦寵嘉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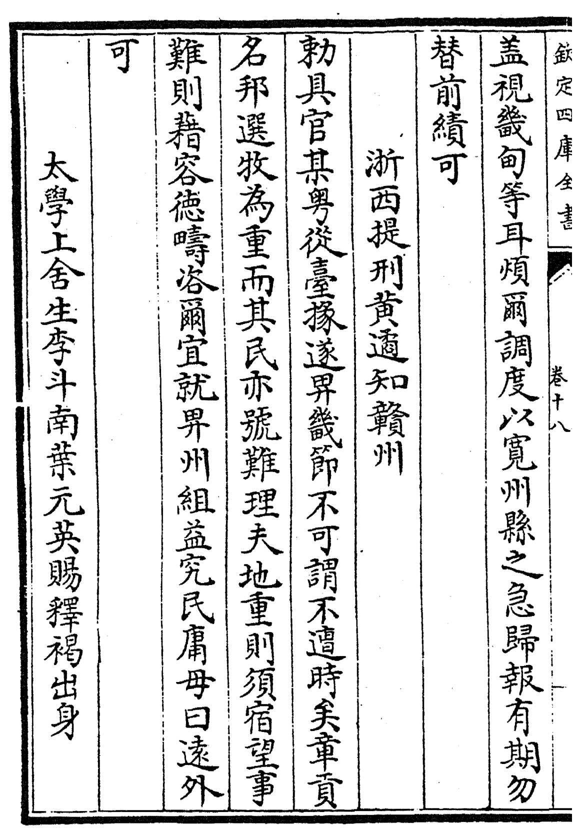
朝散大夫知南外宗正事趙不遡換右監門衛

大將軍濠州團練使擢知大宗正事

勅具官某自藝祖置大宗正以睦親族蓋歷年於此本支蟬聯世次擳比而無忒違職比之由可不謹擇之乎爾屬尊而身修官達而志無競爰自左選改畀南班秩以門衛之崇加以戎團之峻甚尊寵矣益輯宗盟以綿帝系往其勉哉可

直秘閣劉穎除直顯謨閣江東轉運判官

勅具官某課賢勞耶則誰如汝多采民譽耶則誰如汝著況久淹恤朕豈忘汝也江表將漕司存與留都相時



蓋視畿甸等耳煩爾調度以寬州縣之急歸報有期勿替前績可

浙西提刑黄遹知贛州

勅具官某粤從臺掾遂畀畿節不可謂不遇時矣章貢名邦選牧為重而其民亦號難理夫地重則須宿望事難則藉容德疇咨爾宜就畀州組益究民庸毋曰遠外可

太學上舍生李斗南葉元英賜釋褐出身

敕其等科目之制至嚴密也而縣學校進者則課其功緒蓋有不待試於春官而策之廷者焉亦既得儁矣肆予嗣服又拔其尤若爾某某者而即官之則所以加惠諸生豈不盛哉可

侍衛步軍司後軍統領戚拱宿衛部轄官兵特轉一官邵建孫光祖鮑信陳孝慶孫顯忠夏震

並同

敕具官某環列之尹著於春秋書勞進秩則有常典爾

其母憚煩使式克欽承則予汝賞不一而足可

湖南提刑趙不逷除江西提刑寺丞趙某除江

西提舉

敕具官某等自江以西緜地數千里其吏善讀律其商善趨𧼎茗之利而其田疇多旱潦部使者得其人則刑罰中而訟訐之俗易禁弛散斂行而民不失業以是不逷詳刑湖湘不偏聽於單辭爾某率職省寺謹厚而無失其以不逷序遷臬司某為庾氏皆王人也覯省風謡

布宣德意可不勉乎可

張績除直秘閣宫觀

敕具官某以熙寧論事之臣之後其文足以自見其學足以自飭此吾烈祖所以置諸册府上皇以為郎若卿也晚分郡符數上奏計雖不見察於部使者而見直於言路而秉心無競固請解組成爾素履歸休外祠還爾舊著寓直延閣尚對新渥以為後圖毋若考槃永矢弗告可

江東轉運判官劉穎知平江府

敕具官某將輸江東方錫賛書擇攷吴門又分符竹爾亦喻朕指乎以爾才足以撥煩且宜引以自近也夫足以撥煩則彌節而為劇郡所以發游刃之有餘引以自近則置諸扶風馮翊之間蓋鴻漸之序也深喻此指無非簡記盍疾其驅以對新渥可

李嘉謀知襄陽府

敕具官某維烈祖旁求西州之士幾無遺材用以為公

卿大夫多矣而一時同進宿留州縣位卑官薄聲聞諠然者猶一二數朕所以式遄其歸也會之襄陽之帥僉謀惟久而又中道輟汝以寬顧憂是豈朕初意乎夫旅進周行每恨非功名之會久勞外服又懷無拾補之益有能於此何鄉不可則通儒也爾其欽承以圖忠報可

新除福建提刑盧彦德改江東提刑

敕具官某觀蜀道之歌湘纍之賦則知士大夫不樂久宦於此也爾其崎嶇荆益至於累年晚歸郎闈意不自

得懇章亟上持節七閩夫安於平進而樂遠外曾無纖芥見於詞色是不謂之吉士歟以嫌自引易地江左姑徇爾懷嗣有它寵可

擢戶部侍郎梁摠除刑部侍郎

敕朕誦周書至立政用人之戒詳矣而三致意於庶獄至於卒章獨告司寇蘇公夫皆準人也他無所概見而司寇獨明言其人何歟蓋謹而書之也具官其以寬厚長者名當世而以法士名其家夫法士則深於文而長

者則傷於惠二者皆偏才也而卿獨兼二美焉頃為理官空囹圄案月及掌邦計郡國晏然銜命來歸備見忠瘁晉貳秋官此蘇公之職也式敬爾獄以長我王國爾尚無愧於周書哉可

司農寺主簿張孝伯除國子監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朕方加惠諸生凡聯事於成均者皆遴選也胄監有丞與聞學政以爾孝伯雅致不渝肆用命爾其益好修以須明陟可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姚愈除司農寺丞國子監主簿羅克開除軍器監丞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爾愈爾克開皆以文雅嘗與聞學政矣而以愈丞農扈克開丞戎監盖試煩事益究爾能左右具宜則有明陟可

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黄黼除直龍圖閣陞副使再辭龍圖改除直顯謨閣十月十一日

敕具官某以元祐名臣之後而其學足以自立才足以

自見也將漕郊畿燕及三輔朕圖爾功正名使華晉職

犧閣是豈謂之過歟而何遜軍來上至於再三也益嘉

廉操少却文謨雖不償勞亦足厲世可

倉部郎中汪梓以趙汝愚親嫌除淮東提舉十月

十四日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遏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

以便其私爾大臣之子克世其家比解州紱遄歸郎舍

嘗試未久譽處有聞顧以當路之嫌願就外服政畀淮

節以華其行雖徇爾懐亦足風厲可

大理正閭丘泳除利州路提刑 十月十七日

敕具官某夫持節行郡國是為周王人漢部刺史也然周以下士漢纔秩六百石何歟深知此意冝何以圖報乎爾為理官亦既累歲慱文敏事佀不能言㑹擇蜀使咸曰汝可若爾者足以循周漢之制越次而持節矣詳刑於蜀庸究爾能往其欽承以須明陟可

秘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戸部侍

郎十月二十八日

敕朕欲省賦甚而用不足蓋嘗歎息安得執古以御今之士與之共圖邦計乎而澤不究也具官某習於六經之道而明當世之務自薦紳先生下逮新進稱爾不容口也屬玆銜命萬里來歸革帶蔬食行乎蠻貊朕甚嘉之曾未復命擢貳民曹夫從班豈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利國孟子不對於斯二者並行不悖此朕之所圖於汝也尚其懋哉以永士譽可

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
鄧馹除起居舍人十月二十八日

敕具官某左右史朕所嘉賴以謹言動爰自嗣服儀圖其人背舊學也爾光祖馹頃在儲寮蔚為國士而光祖繇霜臺馹繇騎省各以論事不避權近俄而去國朕甚懐之蓋嘗嘆息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兹歸止實慰我心其以光祖序進左坳馹擢居右陛豈徒以是為私予其繼自今直筆在前則出入不欽號令不臧將懼思焉

爾其懋哉勿替初意可

國子祭酒彭椿年除直龍圖閣江東路轉運副使閏十月二日

敕具官某昔荀卿嘗為祭酒矣而卒老蘭陵後世恨之爾其於今百辟㝡先進也方在諸生及見故老比為博士獨抱遺經而自詭治民遲遲翔集蓋累年於此矣覡長成均雅不自喜亟上懇牘欲便其私將輸江堧陞華犧閣雖寵爾行而朕尚冀爾無遐心也以解荀卿之恨

亦有意乎可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閏十一月二日

敕具官某本朝重科目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赫然聯翩擅聲名於塲屋若爾某者豈不足貴乎而何州縣淹恤亟稱賢勞岳牧論薦始有朝蹟也淑問獻囚士論惟允俾為理官自丞而正鴻漸之序嗣有懋官可

戶部郎中王溉除直秘閣知平江府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治辦之吏患在鍥薄豈弟之長或不事事此

二千石所以難其人也爾自分郡寄己遣使華長於心計往往所在足用而長財也而捐以予民動累鉅萬蜀道之人至今懷惠若爾者可以托千里之國矣吳門撰牧蓋久而後得之輟于望郎華以寓直爾其懋哉勿替民譽可

大府寺簿范蓀除大理寺丞閏十月三日

敕具官某奕世載德孰如范氏爾克踐修益自問學色辭粹温君子人也俾丞棘寺未究爾能謹視刑書嗣有

寵數可

朝請郎權發遣滁州石宗昭除度支郎官新改

除浙西提舉吴鎰除司封郎九月八日鎰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以吾冊府校讐之臣而越在外服不知其反期何時非所以為經生學士勸也爾宗昭鎰嘗同日給筆札試于玉堂之廬觀如堵墻其美無度而何宗昭在淮鎰在湘之久也夫合江之水環滁之山將指承流爾固樂此公論不置盍歸郎闈其亟來朝以對新渥可

軍器少監兼榷司封官李大性除浙東提舉知常州黃灝除浙西提舉大性十月三日灝閏十月四日

敕具官某今二浙猶三輔也比歲不登仍以旱潦荒政十二其誰與朕推行之乎爰諏其人得於周行則汝大性得於列郡則汝灝也東西二節於以分畀平興頒積悉咨聽之吳越之間民無菜色我有褒璽必不爾後可

太學博士陳峴武學將士陳邕並除秘書省正

字 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朕命以雲漢側身之誼策爾於玉堂之廬爾峴不徒具文而有惻隱之實爾邑科別其條而昌言之不枉於執事文詞拳拳皆可觀也冊府儲才得爾惟允勉司校讎益務涵育以就遠志以副殊休可

監登聞檢院楊大全除宗正寺主簿主管官告院傅伯成除司農寺主簿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主簿 閏十月十四日

敕具官某等夫以百畒之宰三年之淹僉言賢勞始有

朝蹟而後階升簿正列寺士欲以才自著也斯已艱矣矧爾大全西州之彥而伯成浩又南國之良乎姑懋厥官以須褒進可

太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閏十月二十五日

敕具官某古者干籥皆學於東序而貔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子也爾以文行簡在東膠譽處盛矣推所講明施及右學將見諸生不但習孫吳而已則朕之所

以用汝也可

李知己陳景俊並除大理寺丞 十月八日

敕具官某等僉人以淑問獻囚而漢以文無害為獄掾皆所以重士官也爾知己於今多士為前進而有廉退之稱不幾於魯詩所謂淑問者乎爾景俊於今法家為通才而無少恩之蔽不幾於漢制所謂文無害者乎俾丞棘寺同審刑書庶幾吾民幽枉必達可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 十一月十二日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攷定六藝至大學之卒章歸於義利易道深矣亦曰天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宿師數十萬以天下之財贍之不領於大農之經費而居此官者不知此誼是不重為吾民病乎宜廷臣論建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久任以加惠吾元元也朕覽奏矍然改圖其人而大臣首以爾適應選擇輟從司戍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昉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可

揚源轉一官

敕具官某爾請昏於戚里將以圖膴仕也方優恩章及其黨族宜進一官以廣恩意可

楊緯引嫌改知閬州

敕具官某朕不以防禁遇臣下而或自言嫌則亦從欲以便其私爾紆州組浸有民譽顧以伯氏庀司推牧抗章引却易地閬中雖徇爾懐亦足風厲可

主管冲佑觀黃度知婺州

敕具官某言者不狂擇者不明此漢文帝之詔也深厚

寛博庶幾六藝朕甚慕焉曰以練官補郡守而爾度方抗疏論事無所撓阻竟舍州組便親養退省爾私豈有為為之乎若但從欲不强起汝亦異於漢丈矣發越境錯可以將父便道之官是用命汝其往拊吾民益以民事之暇强學待問朕豈汝忘哉可

高宗周押馬賞轉官

敕具官某詩不云乎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馬之增減於此觀人心焉此吾所以設賞典也其進爾秩勸後來可

武節郎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曹組職事修舉

轉一官

勑具官某以除戎器課勞而增秩非苟以為恩也天下無事武備易弛有精其能不可不勸可

沈槐胡仲衡呂友直並除大理評事

敕具官某等曰者屢肆大眚囹圄空虛理官具員而已然而擇人以詳刑則不可不謹若爾某者皆由此選也宜及閒暇益務明習以稱朕哀矜庶獄之意可

前知撫州趙彦繩知贛州

敕具官某江右民牧章貢為重爾彦繩以屬籍之秀奮於儒科而臨川治行奏計為冣解組來朝適會闕守畀爾符竹咸曰是宜往其究心以永終譽可

宗正少卿李祥除國子祭酒 十一月二十一日

敕具官某士行莫髙於知止廟謨莫急於留賢一舉而二美附此朕所以用爾祥也以爾議論接於前聞行藏備於素履見推文行多士攸同粤從樞屬擢貳胄監而

秉心無競陳誼甚高盖旬歲之間亡慮數請以年為解懷不自安也朕為此風不作深用嘉尚爰疇已試晉長司成本之諸生以重兩學夫人臣守誼人主尚德是足以明教化矣可

虞儔知湖州

敕具官某以爾嘗入霜臺持玉節風績甚茂淹恤云久尚徒勞州組乎夫仁不異遠義不辭難迺眷霅之間自昔樂土維年不逢民有菜色荒政十二朕靡所愛苟非

其人是將焉寄此朕所以用汝也寓直延閣姑寵爾行
亟圖民庸以計來上可

張宗況張宗愈轉一官與幹官差遣

敕具官某等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
縣官者而爾以勲閥世臣能奉明詔朕甚嘉之爰進厥
秩俾屬外臺非苟為恩將以風厲可

倪思知泉州

敕具官某朕觀周詩至於廷臣徂齊入謝為之作誦勤

勤勞苦然後知官人之道焉爾蚤以英聲穎脱時輩浸
即膴仕尉為國華日者方憇征驂俄而去國顧乃願休
祠館不就郡章以若所為豈必待仕而後慊於心歟而
朕自不能忘也維閩山樂土温陵佳郡成爾素履姑惟
遅次事簡賦寛可踐所學往其欽承益自明試可

鄉貢進士方權輸米補迪功郎

敕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
而爾嘗預計偕能奉明詔授之初官以厲來者不亦可

乎可

程霈輸米特補承信郎

敕其勸分之令下未有師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能奉明詔是足嘉與官以右選以勸後來可

馬大同特復元官致仕

敕霜臺有請固不可屈於恩泉壤可懷亦不容廢以法爰棄前咎遂還故官以昭念舊之仁以示勸能之典具官其信已之學兼人之才粤自少年意已輕於先達浸

更膴仕恥徒事於清談蓋時出其抱負之長而概見於設施之際修明臬事有發伏擿姦之功論建版曹皆足用長財之畫肆予初政洊有煩言屬爾沉痾姑從薄責諒無忘於寵辱何遽隔於幽明東首拖紳曷慰九原之恨西清持槖尚歆再命之榮可

著作佐郎王奭除著作郎　十二月二十三日

敕具官某雍也仁而不佞仲尼所以第德行之科也爾羣居則寡言旅進則却立不幾乎所謂仁而不佞者歟

久游冊府殊無矜心比上著庭見謂直筆於焉序遷未足以究爾能也朕方識之行有簡擢可

秘書丞陳棟除著作佐郎 十一月二十二日

勑具官某載筆東觀極天下之選矣官資崇卑歲月久近不足論也爾嘗奉大對亟乎褒然之選才長文富不自衒鬻從其所好翺翔著庭以昌令名以就遠器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爾亦喻此指乎可

太常博士邵康除秘書丞 十一月二十三日

敕具官某筮仕學省遂入容臺遂上冊府士而能致身如此蓋亡幾人也以爾奏名南宮嘗為天下第一種學績文益務持養次第及此朝無異言往其懋哉以就遠器可

太常寺主簿劉誠之除太常博士劉孟容除秘書省正事　十一月二十三日　孟容二十七日

敕具官某朕每講至於春秋一書則聞劉氏之説本朝經學未能或之先也訪求其家則爾誠之孟容皆世科

第誠之方簿正曲臺雅有譽處而孟容淹恤在外稱者尤不容口也其以誠之為禮博士而特招孟容置諸册府詩不云乎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朕蓋庶幾於此焉可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徐誼除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十二月三日

敕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夫為內史而無尊重難危之勢非所以覽示海內壯京室也具官某外寬而中剛末詳

而本約能通當今之務而不失古意能得君子之心而不忿疾于頑也比嘗試對賦奏闔切朕識之久會謀畿師而簡之庶僚貳于起部蓋聞巽裏言之助者開羣枉之門懷危得之情者持自營之計內史不競職此之由儀圖其人無以易汝是用蔽自朕志度越故常以論思之班行殫壓之事往其懋哉以振首善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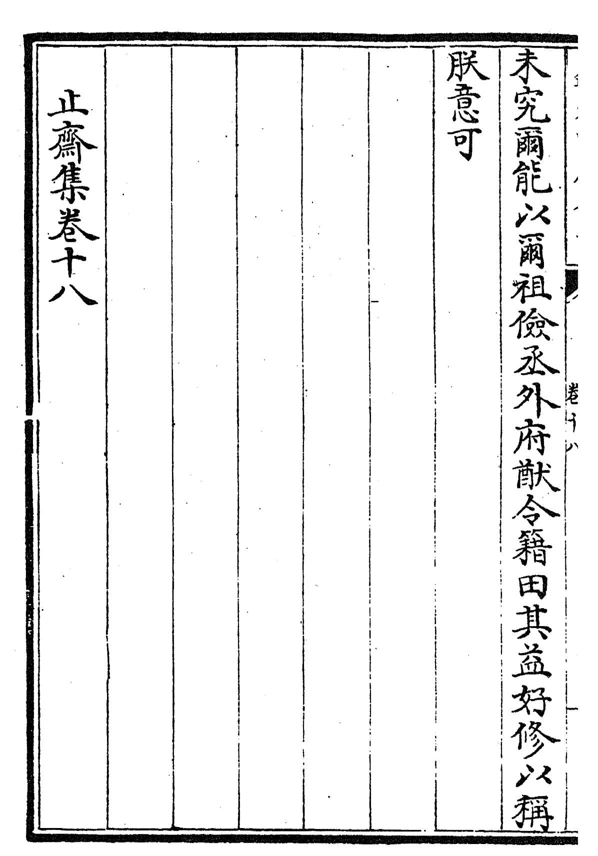
袁燮除太學正　十二月

敕具官某今周行之士可以為人師者不乏而朕取諸

遠至於一再爾變亦喻此指乎夫行修于家而未施用於世名聞於州里而未有著於朝列此人主之所務白也宜益懋官以副朕不遐遺之意可

添差台州通判呂祖儉除太府寺丞浙東常平司幹官孟猷除籍田令 猷閏十月三日 祖儉十二日

敕用人之弊其惟泄邇而忘遠乎肆朕嗣服覽示無外間有遺材取之下國爾祖儉爾猷皆以故家子孫雅有譽處孝友行於窮約而趣尚不專於科第也徒勞州縣


未究爾能以爾祖儉丞外府猷令籍田其益好修以稱
朕意可

止齋集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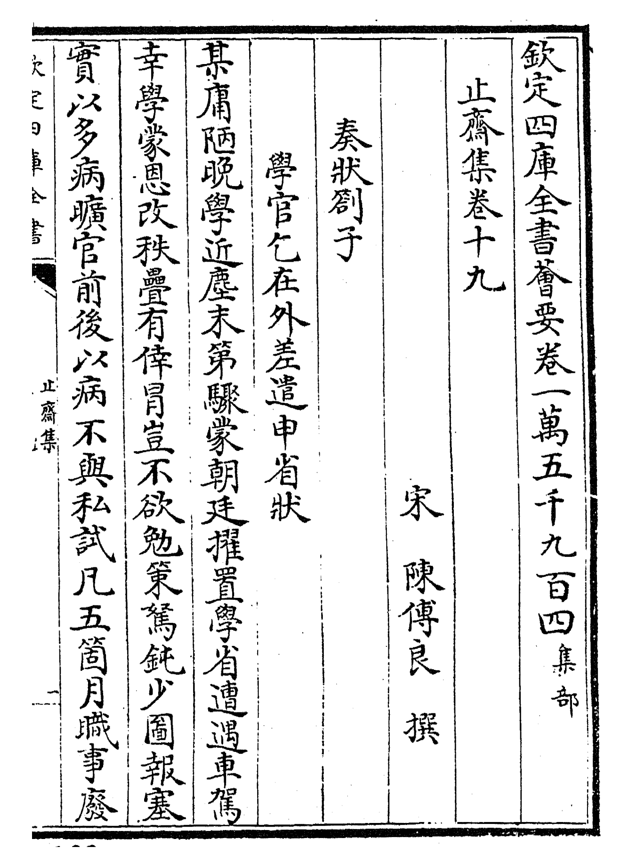
止齋集卷十九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學官乞在外差遣申省狀

某庸陋晩學近塵末第驟蒙朝廷擢置學省遭遇車駕幸學蒙恩改秩疊有俸冐豈不欲勉策駑鈍少圖報塞實以多病曠官前後以病不與私試凡五箇月職事廢



弛不遑安處欲乞陶鑄一在外差遣或祠廟一次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添差通判福州仍釐務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一

自古帝王之興未嘗不因天下之變或草昧之初或叔季之後皆可以成大功而熙鴻號於無窮載籍所稱創業中興之君是也往者外有方張之敵内有交叛之將闞河海岱羣盜雲擾光堯太上皇帝崎嶇馬上撫定東南以康世屯以繫國祚遭變之難自古所無而天命復

集於宋蓋時無不可為者矣恭惟陛下睿知神武之畧寛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自纘丕緒以恢復為己任可謂對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慊者然而遷延稽故至今二紀比者賢士大夫類曰時不可為而以恢復為諱雖臣至愚竊所未喻且隆興用事之臣雖以朴忠竟無成功天下不與其才而與其心乾道用事之臣雖以大言亦無成功天下不與其心而與其名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顧以恢復為諱果何名歟論説定則習俗

成習俗成則人心不起人心不起則賞刑不足以懲勸是王業往往遂已也孟子以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孔子誅亂臣賊子凡以正人心也聖賢事業以人心為本靖康之禍諸夏陸沉而人不恥君父播遷而人不怨天地易位三光五嶽之氣分裂而人不懼是尚為有人心乎馴至於今晏如平時不念國辱私相恩讐但為身謀患在得喪自非陛下有以再造彛倫一新士氣臣恐此義寖微寖滅或有後憂也方今敵主春秋甚高志不在

動庶子嫡孫未知誰立一傳之後必非今日所覩矣以血氣方剛之君一時新進大抵生事儻無遠畧且有内事兵端其可禁乎就使敵無動夫以中原萬古衣冠淪為左袵五十六載北不足懐南不能令厭亂思治豈無其人聞之道路河決非常擾及關陝神怒民怨其兆見矣卒有特起何以待之就使敵無動中原無特起以臣過計千乘萬騎介在東南禮樂庶事比擬全盛地氣不能勝民力不能支亦豈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乎恭惟陛

下睿知神武之畧寬仁恭儉之德憂勤惻怛之意宜為中興盛帝顯王而以人心不起至於憂在子孫臣實未喻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是在陛下而已臣不勝拳拳

第二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為諱但曰時不可為者必有以藉口矣其說以官與兵俱冗而方困於財有此三患何鄉而可彼好論邊事以希戎功者皆誕謾迎合耳誕謾

迎合自中人知恥此名進言之人要當觀事情如何不宜以此妄自沮却臣誠愚陋揆之往古國家之患何世無之上有悉心委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盛強君臣玩安虛延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為本誠使中外人心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弗治且害大計則九重不怡九重不怡則朝野震疊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往者

渡江諸臣僇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究其所以失歟不鑒前轍而以重斂濟師以王蔡之遺法圖冦鄧之髙勲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縱微秦檜其勢不得不出於和後之議臣不務反此乍和乍戰莫知攸濟臣請畧陳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本以致北狩之禍訖于渡江理財本末陛下詳覽而審擇焉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國家肇造之初雖創方鎮專賦之

弊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係省然非盡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上供未嘗立額郡置通判以其支收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起發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應在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可謂富藏天下矣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數倍至今為額其它雜歛皆起熙寧於是有免役錢常平

寛剰錢至於元豐則以坊場税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錫斗秤披剃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為無額上供至今為額至於宣和則以贍學錢糴本錢應奉司諸無名之歛凡十數色合而為經制至今為額至于紹興則又始以税契七分得產勘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袋耆户長壯丁弓手雇錢之類凡二十餘色今為總制至今為額最後則以係省不係省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鈞撥為月樁又至今為額至所謂湊額衾本降本折帛

坊場淨利供給吏祿之類令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係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摧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金人之禍起且金人安能一旦入中國哉民心離則天心不享則其禍必及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循宣和横歛之舊又益以總制月樁令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興之可乎今天下之民皆不便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罷省蠲閣振業之而

民心不解夫恩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歛可為寒心臣故曰觀諸此則興衰之分決矣則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之謂也若曰方困於財何鄉而可是坐觀成敗者之說不事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第三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北狩之禍今天下皆追咎之矣至於重歛不唯奉行不以為

過又從而附益之者何也昔者以妄費令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八官居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令甲自騎射至守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方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

至戚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令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以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隷之將下則令之兩浙崇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闕　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

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為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為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為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為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為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飢露當此

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於養兵則國家被重斂之名而不得辭臣享其佚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第四

臣所謂養兵之弊其咎在於國家任其事者臣嘗思其

故矣非必皆郡臣之罪也勢也方今天下之勢以陛下
明聖豈不灼見其偏𠂢其在朝廷有官守者莫如文墨
議論之寵其在四方有民社者莫如監臨監察之專蓋
非一日之積也往者給諫館閣與省寺之官位望相等
而不歷省府往往不至執政夫是以績效白而有司無
失職儒雅進而能吏有以自見而朝廷之勢適尊自主
判廢而職掌分更迭之法改而流品别由令臺省視六
品長吏判為清濁况它有司乎臣故曰有官守者不如

丈墨議論之寵也往者帥漕望郡事力不分而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利歸公上而邊郡未嘗不實耳目闕而守將闕繩墨之外而中外之勢適平自以闕歸之提舉大軍之餉歸之總領至今帥臣徒擁空名位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況支郡乎臣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監察之專也推是二者可以察見天下之勢日趨於偏矣是故煩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糾禁苛而官不盡其力今上自臺省

下至州邑胥吏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闕

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匹夫單人動揺闕

之下持其長是今日之勢也是以不事事者常

無闕

之俗成臣故曰非羣臣之罪也勢也

且以綿亘十數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内有盜賊之患

而執事者徒取具足曾無一人根柢深厚可以託重雖

有許國之人欲展布而無繇陛下念此可長恃乎自古

事變不於暇豫圖之則俄而至於倉卒不與忠愛臣子

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利害甚相遼絶也而每患不果易曰黄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惟念光堯遭變之難鑒藝祖造邦之意推黄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人心以捄天下之勢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年六月王丞相淮取旨免奏事

桂陽軍乞畫一狀

一臣照對本軍以銀為税自天禧間行之民以為便但

銀價不等折納亦隨時高下官吏未免以意增損紹興
奉行經界本路漕臣見得銀價太重遂立條約每兩折
錢二貫貫八百文足自此始有定數乾道六年正月二
十九日因前知平陽縣羅公旦劄子准都省批狀指揮
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錢上減錢一貫文足至淳熙二年
六月三十日因轉運副使李椿奏尚書省劄子三省同
奉聖旨指揮行下本路於每兩價銀上減錢三百三十
六文七分足今每兩折錢二貫三百六十三文二分足

至與市估低平相等遠方之民鼓舞聖恩老穉相傳無有窮已然臣區區尚有不敢隱默竊緣節次裁減銀價內一項轉運副使李椿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一萬二千貫而當時先乞於月樁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紐計銀價除落故所行乃為實惠知縣羅公旦所乞共減去歲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而當時即不曾乞於月樁大軍錢內減放上件錢數雖曰減價而其錢至今猶是隨鈔敷納故其所行但為虛文臣究見

本末李椿以具奏出於宸斷故雖以一萬二千貫之多
捐之為易羅公旦以不曾具奏出於省部故雖以二千
七百餘貫之少捐之為難臣竊思念本軍財計支數漸
增收數漸減勢不獲已必取之民臣已將乾道六年正
月二十九日淳熙二年六月三十日所降指揮申尚書
省欲望聖慈特與行下本路轉運司將乾道六年正月
二十九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所減銀價一百文足止
共無收錢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照淳熙

二年六月三十日聖旨指揮一般事理每歳於月椿錢數減放二千七百四十一貫四百九十文足却將見今税户隨鈔收錢均悉蠲免庶使德澤下流不爲文具

一臣撿會到淳熙五年正月空日守臣徐大觀奏昨准

聖旨指揮減收銀價錢一萬二千貫每貫元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釐省共計錢五百七十六貫六百文省每貫元收勘合錢二十文足計錢三百一十二貫文足兩項共錢八百八十八貫六百文省今既減放銀

税正錢其上項經總制錢亦無名色可收已是一例除
放之數欲望特降一睿旨與除數除豁當年五月二十
二日都省批狀戶部勘當行下湖南提刑司更切取見
桂陽軍所收經總制錢勘合錢委是於人戶折銀錢上
所收即將今來本軍前項合放錢數並行除豁本軍自
此並不起發去訖今來所乞減放二千七百四十八貫
亦有每貫上收經總制頭子錢四十八文五釐省共計
無收一百七十一貫二百五十文省如蒙施行併乞照

淳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已降都省批狀指揮併行除

豁施行

一臣照對桂陽雖小壘實邊徭峒頃年郴寇蓋嘗上煩

南顧之憂矣稽其兵籍最為單弱見管禁軍一百九十

八人廂軍一百二人牢城七十四人牢城一營既不在

准備緩急之數則通廂禁軍止三百人而其接送守臣

各九十六人提刑提舉司各四十人幹辦公事官二十

一人諸司占破二十人率每歲用一百七十八人又有

押部綱運齎摯文書之類差撥不足不免通那禁軍應副臣之到官亦欲畧行整齪教閱然常不滿百人臣因根檢詢究自紹興十一年史愿措置量屯軍馬於管下平陽縣臨武峒諸處彈壓至十四年抽回臨武峒戍兵差撥鄂州軍五百人前來軍城屯駐至二十一年復抽回鄂州軍尋有李金之寇乾道元年賊平之後再差鄂州軍五百人以二分屯本軍一分屯臨武淳熙十一年十一月二日樞密院降聖旨指揮抽回鄂州兵差撥潭

州飛虎軍三百人於郴州黄沙寨親兵一百人於宜章縣忠義軍一百人於本軍臨武縣駐劄自此軍城遂無戍兵契勘平陽縣自舊有臨武縣楊梅寨廵檢土軍一百人紹興十六年析平陽之臨武置縣遂以平陽臨武兩縣廵檢帶銜令來臨武縣見有戍兵一百人弓手七十人稍成次第所是舊管平陽廵檢土軍一百人合還本縣管内置司臣今相度平陽臨武兩縣廵檢就移在城内外置司仍舊以平陽臨武兩縣廵檢帶銜以所管

土軍一百人相兼教閲稍壯軍壘猝有抽喚止六十里往來應接管無缺誤如臣所乞即不敢引用紹興乾道事例增添軍馬亦不曾違戾淳熙十一年二十日已降聖旨指揮只是軍縣一體務令均平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一臣伏見前後臣僚屢言郴桂之間宜興學校以柔人心尋准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勑節文三省同奉聖旨依體戶部勘會事理施行行下本路於郴之宜章本

軍臨武兩縣剏建縣學所以勸奬風厲條目甚備仰見
睿明旁燭幽照欲使邉氓同被文化幸甚幸甚今來兩
縣雖各有學然而無訓導之官無供億之具名存實亡
不足以仰稱明詔以臣愚見所在縣學多是文具莫若
只就州軍學展舊齋舍增養生員責之教授誘進義社
豪民或邉峒子弟孫姪入學聽讀仍以縣令佐兼管幹
贍學錢糧事措置應副專委本路提舉學事司常切點
檢別為一籍如教養到生員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以

來許將見任教授并贍學錢糧管理為勞績量立賞典如此則事體歸一庶可就緒惟陛下裁擇

臣檢到本軍准本路安撫牒備准淳熙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敕指揮由尚書省去訖乞賜檢會施行

一臣照對本軍祖來年額係拈趂住賣茶引二十二道每道一百斤價錢二十三貫四百一十九文省一年計二千二百斤共價錢五百一十五貫二百一十八文省分係三縣并在軍合同場拈趂緣本軍非産茶地分又

非商旅孔道自舊將買引價錢均敷於民歴年彌久不
以爲病至淳熙元年守臣妄希增羡之賞於任内添起
年額茶引二十三道作四十五道增及一倍之數計價
錢通五百一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省其錢無所從出
却於輸納倉庫收趂内折銀場每鈔三文足和糴場每
石九文足常平倉每石二十文足苗倉每石三文足猶
未及額數及合於等人至今十五年凡科歛民錢八千
七十九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臣雖已具申本路提舉司

乞聚實申奏除豁去訖臣愚竊謂國家歲計宜不藉此瑣瑣欲望朝廷詳酌指揮行下本路提舉司將淳熙元年以來增起一倍年額茶引二十三道特與免行招起令臣將見今倉場受納鈔面所收茶引一項錢盡數除落雖其事微細亦足以彰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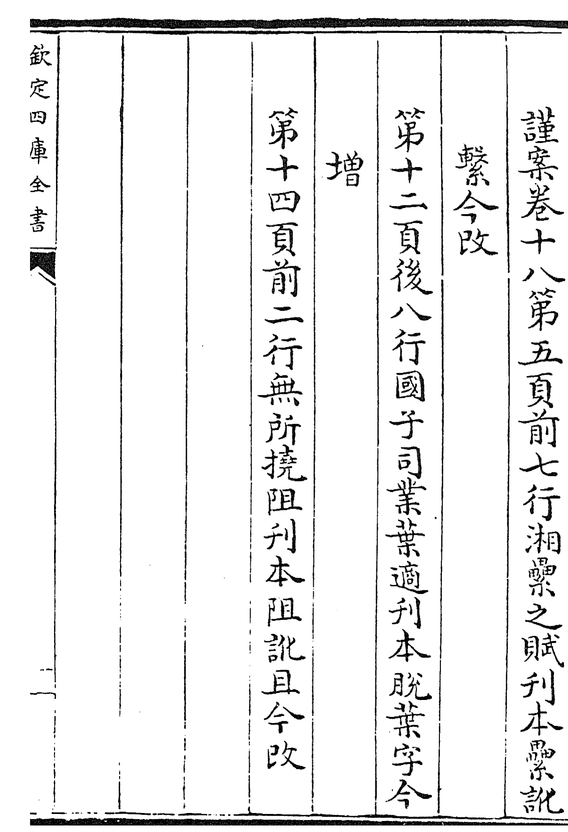
一臣將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元來斷由見得内係竊盜二十五人强盜十二人刼盜八人渡淮作過一人竊縁本軍被邉其民習見剽奪之

利乃以四方强惡之人配隸於此間者往往佚去散入村聚率人以為盜臣因捕盜嘗獲郴之逃軍數人皆故江浙間强盜也臣愚以為本軍無城壁開閉之節無營房出入之限居民荒涼官府不威重蕪廂禁軍人數稀少部轄不前凡此等配隸之人實難關防欲望聖慈特賜指揮自今應盜賊并渡淮作過等人住配本軍庶久安静

臣檢准淳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樞密院批狀指

揮知郴州王薰申乞諸州盜賊不須配隷郴桂大
理寺看詳淳熙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指揮諸州牢
城人數如溢及五分仰先申本路提刑司照應詰
實保明備申省部以憑行下住配自合遵依施行
難從所乞伏念本軍事體又與他郡不同伏望聖
慈特賜矜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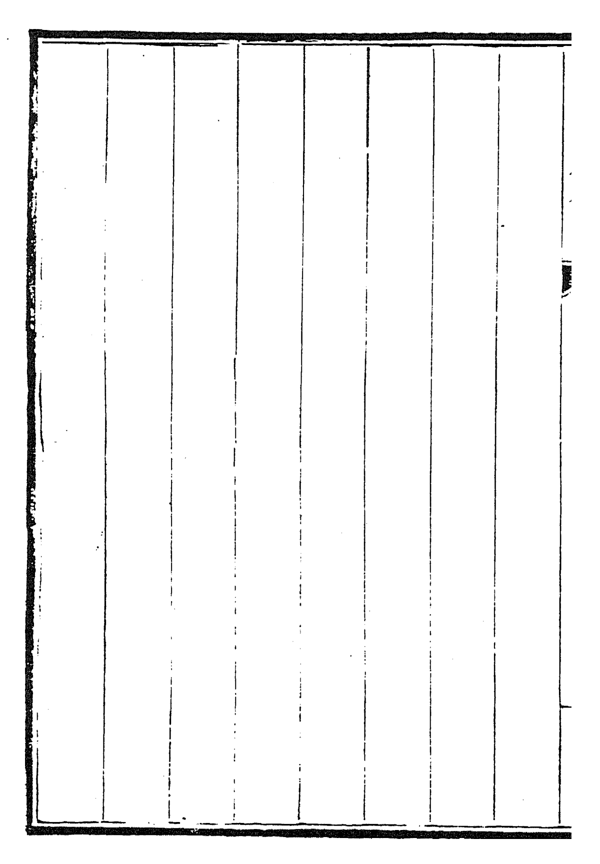
止齋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第五頁前七行湘纍之賦刊本纍訛纍今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國子司業葉適刊本脫葉字今增

第十四頁前二行無所撓阻刊本阻訛且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